



陌上花开春已归

对于季节的变化总是特别的敏感。坐在宿舍的书桌前,偶尔抬头望向窗外看阳光被玻璃窗户分割成不规则的形状,一些细小的灰尘在光线里诡异地舞动着。走到阳台上,空气里隐隐可以嗅到淡淡的花香。风温柔地划过脸颊,向楼下望去,原本枯黄的草丛中可见一丛丛探出土层的嫩绿嫩绿的小脑袋,银杏树的枝芽也已经吐着……我喃喃道:“陌上花开春已归矣。”

一场春风便叫醒了沉睡了一个冬天的万物。

忍冬的松树换上了鲜艳的绿色萝裙,兴高采烈地和周围的同伴谈论着春天的故事。路边的绿色植物新旧交替,阳光在新鲜的叶子上跳来跳去;南方归来的鸟儿在高大的榕树上修筑自己的新家;柳树也忍不住炫耀起自己新长的头发。花园像是一个巨大的舞台,各式各样的花朵在经历了长久的准备后争相登场,迎春花耀眼的金黄让人心生温暖,粉嫩粉嫩的樱花摇曳着自己柔软的腰枝在一片翠绿中翩然起舞,引人无限遐想。一树一树的玉兰花,红白交错,落下的花朵在风的追逐下飘向远方。

看着校园里青草蓝天纷飞花影,思绪忍不住飘向我最爱的家乡。

“春在溪头荠菜花”,那种散发着独特清香的,可以包饺子的野菜总是匆匆地从解冻的土地里冒出来看看这一片崭新的天地,麦田里,麦苗远远没过脚踝,但它们仍向着太阳一寸一寸拔节生长。放眼望去,像是一块流光水滑的巨大的绿色绸缎,想让人一下子躺上面舒舒服服的打几个滚。漫山遍野的桃花,它们就那么恣意得开着,尽情展现自己的美丽,开到极致,一树一树的花将春光错落成一篇婉约的词章,演绎成一幅绝美的画卷。还有山坡上不知名的野花,粉的,紫的,黄的,铺开在绿草地里,像一幅缤纷的油画。

“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点点如丝的春雨碎落在解冻的河水里,漾起小巧可爱的水花,扩展成一圈圈清浅的涟漪。小河儿仍唱着不知名的歌谣,欢快地流向远方。

“一年之计在于春。”勤劳的农人已经在松松软软的土地上劳作了。将饱满的种子或者是茁壮的小苗栽进肥沃的土壤,让它们接受春雨的滋润。

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干农活时把我放在田垄上,他们劳作的具体情形已在时空的转换中被淡去,但我一直记得在风中摇曳的妈妈乌黑的头发,爸爸像挺拔的白杨树一样的身姿。

春已归,春已归,我也想在春天在心里种下一粒种子,用努力奋斗去灌溉它,让它破土而出,长成参天大树,护佑父母平安。

陌上花,桃花雨,柳絮风,还有父母在田地里的身影都如同那隽永的画卷,在脑海里永不褪色。

(中文系 2015 级语文教育一班 王静)

我遣舟江上,愿能渡你。

远处刀戟声啞哑,厮杀声震天。我不由加快速度朝江岸行去。远远望见,鲜血透过碧水已染红乌江半边。岸上人影错乱,依稀可见你风采不减,纵十面埋伏亦无分毫示弱。

我悠叹一声,手中木浆未减行速。遥想当年,——不,该是曾几何时,巨鹿之战,你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何等雄才壮志,得以扬威天下。彼时你傲朗朔然而立,诸侯莫不膝行而前。可如今,垓下之围,四面楚歌,谁料;这一叶小舟竟成了你唯一的生机。

终于到岸,迎上满身血污的你,我言辞恳恳劝你再回江东。而你虽是大笑,却满满都是由悲凉与沧桑堆砌而成,仿若白鹤受伤由天边坠落时的那一声锐鸣。而令我惊讶的是这笑中独独无悔。

昔日攻城略地,你浴血城池,杀伐果决;鸿门之宴,杀机四溢,刘邦生死在乎你一念之间,一念之差更使你今日受制于人;咸阳城外,章邯降众二十余万得你坑杀,此番行径使你大失民心……这些,你竟都无愧无悔吗?

我扯回思绪,听得你又道八千江东子弟无一折返,你自觉愧对江东父老,无颜面对。一句:“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砸在心间猛然一颤,怔愣间我只觉鼻尖微酸。原是如此——不愧己、不愧人,而独愧于家。江东是你的家,是你想要衣锦而归的地方;是你落魄时愧于面对的地方;更是你想倾尽男儿志血去回报的地方。谁说霸王众叛亲离,那些背叛之人何曾被你视为亲人。



世界上最强大、最无情的该是时间吧!它强大,显赫一时的王侯将相弹指间落得个一抔黄土;它无情,妙龄少女转眼间成了齿落发白的老妇人。它不会为欢乐不舍而停留等待,也不因痛苦悲伤而快快地去。然而,我们最最温润细腻的情感就流淌在这最无情的时间里,最缱绻的记忆也绽放在时间无涯的荒野中。因此,总会有人追问:时间都去哪了?纵使沿途山也清,花也艳,总掩不住那些回首眺望的目光。

不经意间回首:还没来得及为童年雪地里那个雪人插上鼻子,它就融化在时间四季的循环里;还没来得及看够爸爸肩上那一方世界,转瞬就长得和爸爸一样高了。在不设防的瞬间,时间辗转而逝。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门框上那一道道记录自

舟离江岸,终不敢回望。

此刻,你称我为长者,托我载乌骓过江。我未再多说,接过缰绳将乌骓拉上船。你用所剩不多的力气将船推离江岸。似是感到身后汉军颤巍巍逼近,你回首怒视,汉兵帅竟皆退了又退。

舟离江岸,我背向江边,遥对楚地。江岸仍是你孤剑一柄自映怨仇,而我始终不忍回看。身后厮杀声渐远渐小。我未能看到寒剑划过你脖颈后扬洒出的那一片血雾,却听到了那惊破河山的吼声——我乃西楚霸王!

那一刻,千古汗青策风云乱。山峦分明在震荡,船也跟着晃了几晃,水渍濡湿我半边衣摆——乌骓不见了。来时,船未载一物却重有千斤;而如今,船上还是我一人,却轻若浮萍。

近乡情更怯。

我不敢近岸,是为江东上空的那一片哀云,是为空气中隐约夹杂的抽噎声。而我排却伤悲却是平静,你生——错失天下

仍然点染江山;你亡——山河震颤亦不减骄狂。你还是西楚霸王!此生复何憾哉!

我渡乌江。

时光翩然轻逝,一片江山已尽姓刘时,我不再是乌江亭长,仅是江上的摆渡人,只是再未曾遇到过已到江边却不愿渡的人。往来两岸,我总在心中默叹:霸王啊,你可曾悔念当日不渡乌江?虽一水之隔,可此岸非彼岸,怎会有家的味道?他乡水怎比家中水甘甜入实,他乡土更莫若家中土芬芳温暖!

每每煮酒江上,小舟归晚,仰首举杯,一干而尽,俯身祭酒,轻问一声:家味何如?

(中文系 2015 级汉语言文学非师范班 闫海艳)

己身高的痕迹越来越淡,再没有添新的刻痕;不记得什么时候起,不再执着于剪去爸妈头上的白发,而是轻放一杯热气氤氲的清茶,不露声色地掩下心中为那渐染风霜的额鬓而翻腾起的心疼。

时间的浪涛从不缺少力度。它带走了幼时稚嫩,卷走了那些曾温暖鲜艳,炙热人心的画面,却总也磨不去岸边那坚硬的顽石,磨不去比顽石还坚硬的温情。

走在林荫道下我还曾诧异林荫道变窄了,小时候几个玩伴一起追逐的时候总觉得那里很宽阔——宽阔到承载了我们半个童年。那时漫步林荫下,产生的是一种是今非昨的苍然感。就像阳光透过枝桠碎落成块洒在脸上身上地上的即美且悲。多少个日子里,林荫隐去我们追逐回家的身影,隐去那迎头烤烈的骄阳。而今,林荫不再,更不复林荫下的感慨。

时光荏苒,不见滔滔,却也不曾回流。愿经年之后,你我不因虚度而悔恨,不因碌碌而懊恼,可以用时光偷不走的微笑抚拭记忆上的轻尘,远溯流年。那时我们的身体必然老态龙钟,比不得时间不改模样,只是我们的心不会羞耻于输给时间,身体会老,心却不会。当心定然明净,它比时间更加无边无涯。如此,时间依然流逝,芭蕉又绿,樱桃再红。而我们却不必追问时间都去哪了,无需惆怅不舍、慷慨低徊,因为它安然静好、不曾老去,一直随心而行,栖息在自己心上、手中。

(文化传播系 2014 级历史学班 曲艺)

不渡乌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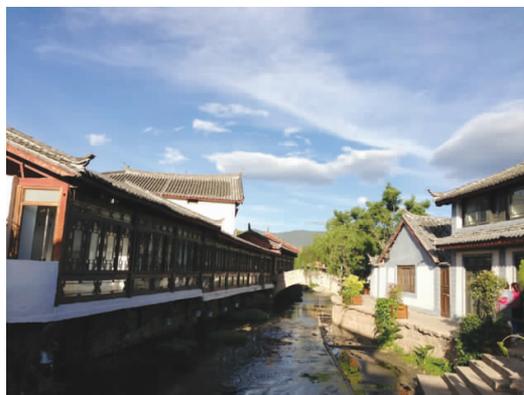
——家味何如



时间不可负



烟花三月梦丽江



似乎毫无预兆的,天暖了。惊扰了学校里沉睡一冬的花草,起先,不打眼的,冒出了花骨朵,紧接着,一朵,两朵……挂满了枝头。像是害羞了,成片成片的花苞。终于按耐不住好奇的心情,开了!风一吹,伸展开了腰肢,像是接到了讯号,满园的花都开了。远远的,香气就扑面而来。

置身花海,思绪飘飞。

是梦里的丽江,是大冰故事里的小屋,是一段段充满温暖的故事。

过了大石桥,走到小石桥,再往前,铺满青苔的石板路,没有一盏路灯。开满了不知名的小花,香透了半条街。阳光透过瓦墙,落下一个个光圈,不由自主地想要放轻脚步,怕惊扰了零零星星的堰塞在墙角处的旧时光。

安安静静的五一街,被拉长了的时光。流浪狗蜷缩在屋檐下舔着爪子,虎皮大猫撵着耗子,嗖嗖地在青石板上画着“之”字……远远的传来几声笑

语,打破了宁静的午后。这会儿,窝在故事里的小屋,黄泥砖墙壁,灯火摇曳映人影,陶土碗,青梅酒,当与故人共饮。吱吱嘎嘎的老木头门,又该被轻轻

地推开了,平平淡淡的吉他声,碰了又碰的陶土碗,来来去去的旅人,不大不小的屋子,有几人诉说忧愁,有几人借酒消愁,热闹深处的落寞,落寞深处的欢乐。一阵欢声,一场别离,几分落寞,几分忧愁。一直希望有一天可以亲自走一趟丽江,一人独行,或者两人同行,带上最微薄的行李和最丰盛的自己。不会害怕孤独,路上会有旅人相遇,不会害怕忧愁,路上会有风景相随。忽晴忽雨的江湖,愿你有梦为马,随处可栖。时光是个烂好人,惊扰了岁月,留下了一个又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都说最打动人的歌是用心在唱,但是听歌的人不要流眼泪,误打误撞,惊扰了歌里的人。情不深不生婆婆,愁不浓不上西楼。大冰的小屋里,故事仍在继续。别离,是为了下一次相聚。微风吹进小屋,也吹散了我的梦。一梦初醒,花开正浓。

(体育系 2015 级体育教育本科一班 何晓丽)